



中国神话 人物辞典

李剑平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神话 人物辞典

李剑平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 新登字 001 号

中国神话人物辞典

李剑平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6.125 印张 10 插页 902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224-04279-X/I · 958

定价：48.00 元

《中国神话人物辞典》编委会

学术顾问 王利器 袁珂 郭琦 周鹏飞

策 划 周鹏飞 淡懿诚

主 编 李剑平

副主编 李雪 淡懿诚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宁 锐 (常务) 卢林茂 邓家琪 刘天泽

李 雪 (常务) 李剑平 (常务) 李斌成

汪玢玲 林忠亮 陈国强 陈烈

赵光勇 (常务) 张新科 (常务) 袁志广

淡懿诚 (常务)

撰稿人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乃昌 马卉欣 马宏智 马雅琴 文时珍 文国根

王纪刚 王纯五 王宏刚 王明坤 王建章 王继英

王振铎 牛生乔 邓阳春 邓家琪 宁锐 龙跃

龙跃宏 申新泰 叶大兵 卢林茂 池万兴 许 钰

许 远 许英国 刘 怡 刘卫科 刘天泽 刘玉凯

刘汉腾 刘兆元 刘守华 刘怀明 刘粤基 刘福平

过 伟 邢 燮 托和罗·路 吕培成 西仁·尔班

吐尔孙·沙吾提 汪玢玲 肖 园 何光前 李 雪

李发林 李克宁 李克厚 李剑平 李维加 李斌成

吴逢箴 吴筱霞 张 余 张 超 张文清 张天锁

张伦笃 张秀贞 张寿松 张承业 张采羲 张新科

陈 焘 陈 烈 陈文汉 陈国强 杨正伟 杨全福

杨典喜 杨昌鑫 林 伊 林东前 林忠亮 尚正兴

尚正贤	易同民	罗中	罗曲	驼玲	赵光勇
赵志毅	赵润会	段石羽	段承校	柯小杰	皇甫刚
贺文兴	贺绪林	胥鼎	唐维杰	高大野	郭子升
郭守义	郭延龄	袁书会	袁志广	莫高	徐虹
萧园	淡懿诚	维加	曾渭	富育光	董萍
焦滔	焦文彬	程远	傅朗云	廖晓军	樊志毅

伏羲女娲图
(唐) 新疆吐鲁番出土



伏羲女娲图
(唐) 新疆吐鲁番出土



夸父追日 《山海经》



蓐收
《山海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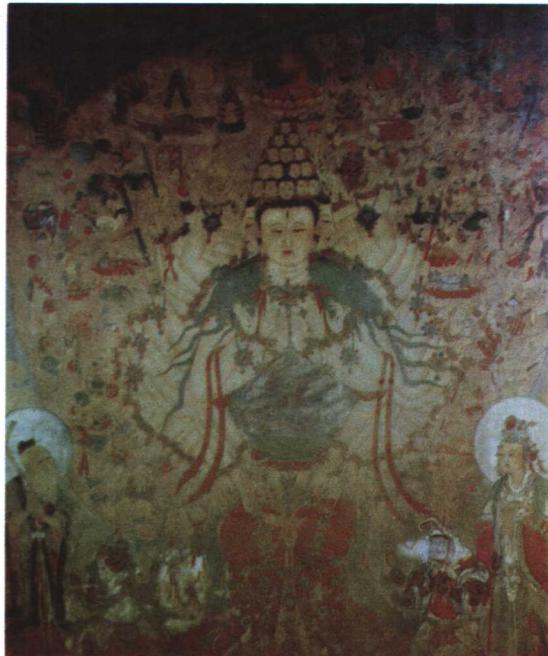
形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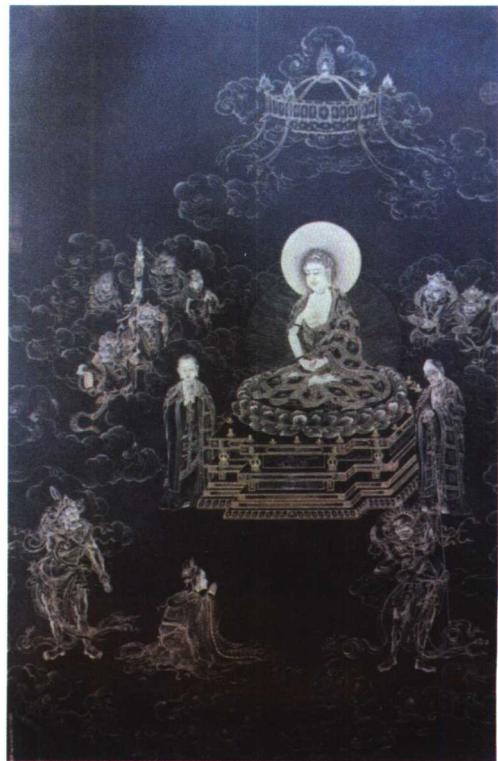
形天 《山海经》

天吴 《山海经》





千手千眼观音
(金) 山西省朔阳县崇福寺



无量寿佛图轴
(清) 丁观鹏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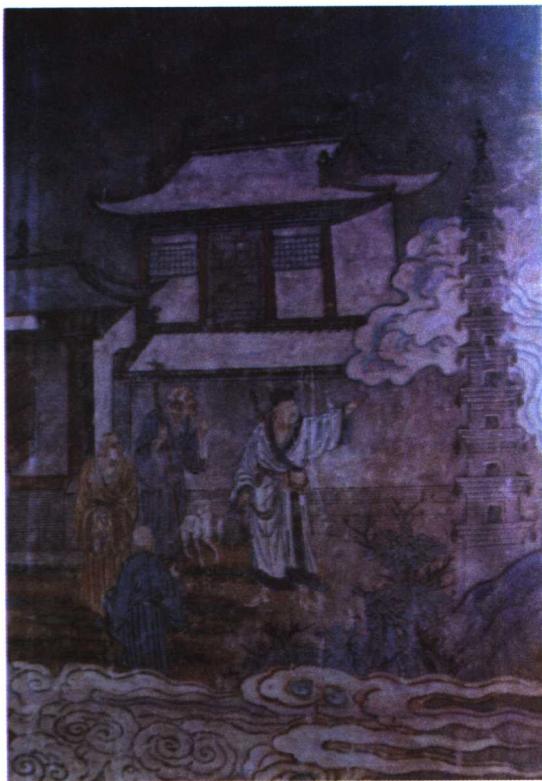
群仙祝寿图（局部）
(清)任伯年 作



天王 北京福佑寺

骑鹤仙人
高句丽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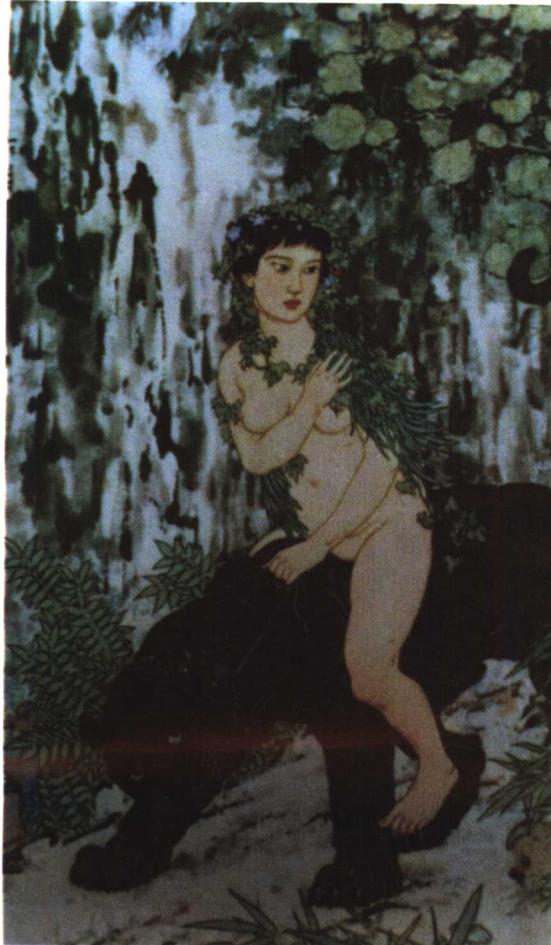




吕洞宾游寒山寺
(元) 山西省芮城县永乐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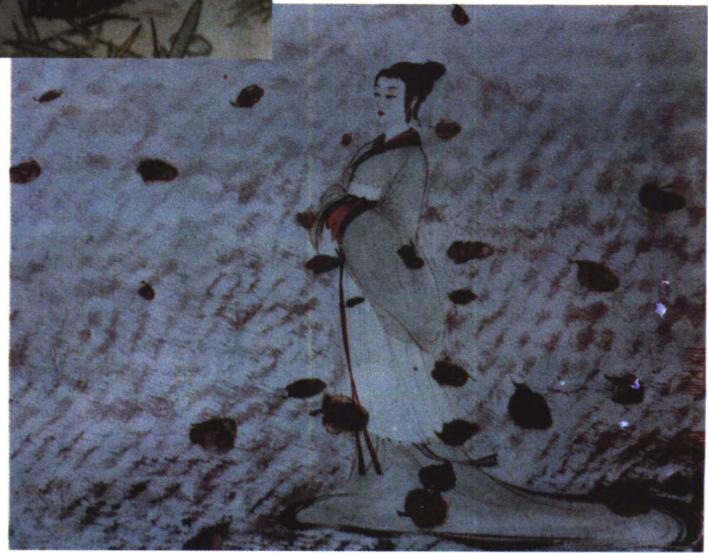
干将莫邪炼剑图
(清) 静虚道人 作



山鬼

徐悲鸿

作



湘夫人

傅抱石

作



荷花三娘子

戴敦邦 作



刘海蟾

(明) 刘俊 作

序

袁 珂

今年十月中旬在一个会议上得知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准备出一部《中国神话人物辞典》，是以我的“广义神话”说为指导思想而安排《辞典》的内容与框架的，说要请我题几句词或写一篇短序。我听了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广义神话”说终于又有了一处具体体认的地方；犯愁的则是题词和写序都难于着笔，因为未见已经发排的原书稿。于是我只好迁延着，等出版社寄点凡例、目录之类来再说下文。

与此同时，无独有偶地，台北汉学研究中心邀我去参加明年四月在该地举办的国际性的“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我因健康关系，已婉辞不去），寄来的精美请柬上，就印有“八仙过海”、“唐僧取经”等彩色图片，和我“广义神话”思想契合。他们未必预先受我思想影响，不过是神话研究大势所趋，都走了相同的途径罢了。“广义神话”从学理到实践大致能够行得通，于上述二事又小小得到一个证明。

一个多月后，淡懿诚同志寄来了一厚摞供我作序参考的样稿：有审稿意见、《辞典》样条以及李剑平同志所写的长达五六千字的《前言》等，目录虽因篇幅繁重没有复印寄来，看了这些，我心里总算有了底。其实《辞典》编写的缘起以及内容体制等，《前言》已经说得明白清楚，无须我再来叠床架屋地饶舌，不过因为盛意难却，还是略谈几点感想。

从神话的总体看，我觉得它有以区别于其他事物——比如历史、宗教、民俗、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等——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文学属性，文学应成为神话的主旋律，舍此而外，神话便无

从得到清晰的认识。是的，神话在它的发生阶段，是和上述各种学科糅混在一起，面目不清的。但是，到了它的发展阶段，它就会逐渐脱颖而出，显现出它自己和文学结为一体的本来面貌。

海阔天空、驰骋幻想的神话又属开放型的，它决不是锁闭型的宗教仪礼之类所能规范，说神话起源于宗教仪礼，那无异是痴人说梦。宗教仪礼凭借神话作宣传，扩大其影响，容或有之；如果说神话反倒听其役使，作灶下婢，那么神话本身已经变质而为迷信，不成其为神话了。所以神话决非宗教仪礼的牢笼所能束缚，当它逐渐从其中分离出来时，它的文学的本性，会显示其灿烂的光华的。

任何神话都有它的发生阶段和发展阶段，零星片断未定型的中国神话，更为其自身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存在着众多民族的广袤的中国土地上，由于经济基础的不平衡，民族秉性习俗的差异，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彼此之间，其神话发展演变、互相影响的迹象，般般可寻，由此而造成林林总总、五光十色的神话人物和神话故事，展现其蕴蓄的丰茂，远非其他国家可能企及；《辞典》所收3400多个神话人物（包括其中粘附的神话故事），便是一个有力的说明。

当此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学术也在逐渐发展的大好时期，《中国神话人物辞典》的编撰出版，无疑是对文化学术的重要贡献。我已将这一信息告知筹划明年四月在台北召开的国际性“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的汉学研究中心了，他们得知此一信息，想会和我们同样高兴。衷心祝愿海峡两岸的学人携起手来，共谋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

1994年11月29日于成都

前 言

李剑平

中国神话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神话的收集与研究工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开始，《山海经》就是最早，也是记录神话资料最多的一部“怪书”，可以说是集战国以前神话之大成。诸子百家之书，志怪录异之作，正史野编以及各种类书如《太平广记》等，莫不保存有大量的神话资料。《国语》所载孔子对禹诛防风氏之论述，《左传》对鬼神怪异之评说，实开神话研究之先河。两汉魏晋论者更多。司马迁以奇闻与信史并传；刘子政据《山海经》以辩盗械之尸，郭景纯注《山海经》多所发明，坚信书中所言怪物皆为实录。而王充著《论衡》则以神话为虚妄而加以否定。后世学者大都围绕《山海经》以探索神话之奥秘，然皆徘徊于虚、实两派之间，未能有所突破。或实或虚，或肯定，或否定，皆有所偏，未足以明神话之真义；何况神话一词尚未出现，正确解说自难建立。总之，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对神话的认识始终处于感性阶段，因而神话始终未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甚至在文学史上也未能占有席之地。

20世纪初，马克思关于神话的学说传入中国，中国学者对神话才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神话也由附庸蔚为大国，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神话是小说的“本根”，特辟专章论述。茅盾先生的《中国神话研究 ABC》，通过中西神话的对比，指出中国神话的特点，为建立中国神话理论做好了准备。闻一多先生对中国神话本身的发展演变，顾颉刚先生对中国古代神话中昆仑、蓬莱两大系统的形成与融合，皆有精辟的见解。80年代，袁珂先

生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词典》与《中国神话史》两书的问世，从史、论结合上对中国神话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广义神话说与神话发展论，扩大了神话王国的领域，拓宽了神话研究的视野，为建立中国神话的理论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把神话研究推向了新阶段。1985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在南通召开的中国神话理论研讨会，对神话的性质、特征、产生、发展与消亡，以及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标新立异，百家争鸣，为中国神话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话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中国神话学成为热门学科，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军。

神话人物是神话的核心，神话辞典是研究神话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所以我们决定编纂一部《中国神话人物辞典》，供神话研究者的检索与参考，并为初步神话学科者提供入门的钥匙。

《中国神话人物辞典》与同类辞书相比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专收神话人物，从而建立起神话人物的新观念；二是广收少数民族神话人物，从而树立起中华民族神话的总体观。文学即人学，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灵魂。神话是文学的一个分支，神话作品的灵魂自然是神话人物形象。神话人物形象越鲜明，越典型，神话作品的文学价值、审美价值也就越高。所以建立神话人物新观念，其目的就是要重视对神话人物的研究，并从研究神话人物入手来研究神话。

所谓神话人物，是指神和人的统一体，即既是人又是神，既有人性又有神性。不论是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都必须成了神或仙，或佛、菩萨与罗汉，或具有浓厚的神话因素者，始得视为神话人物。如只是人而未能成神者，或虽有神性而未具人性者，均不能算神话人物。原始神话中的天神地神创世神皆有名有姓，神人一体，当然是神话人物。自然神如风神、雷神，初为自然现象的化身，后来逐渐人格化为风伯雷公雨师，或其神职为凡人所代替，神性人性俱备，当然属于神话人物。